

这是一个关于冲枪手的英雄故事，这是一个勇士与美女的传奇经历

巍巍龙门山，曾经秀丽如画，如今却是满目疮痍。面对5.12大地震后的累累伤痕，一个血性男儿将带我们走进一段曾经发生在此的铁血故事……

宋享发 ◎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宋享发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枪手/宋享发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80680 - 629 - 6

I. 枪…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899 号

枪 手

作 者 宋享发

责任编辑 陈 昕 曹 彦

封面设计 中银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江光雄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yyz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60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629 - 6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故事梗概

从远征军回来的勇士何玉山,得知父母被害,姐姐下落不明。这些,都跟避暑山庄上的英国人有关。于是,他夜闯避暑山庄。一到山庄就惊动了山庄里的英国人,立刻遭到洋人的追击。在逃跑中,林慧君把他领进屋,假装成夫妇在床上睡觉,骗走洋人,他方才脱身。林慧君知道他的仇人是谁。她正欲向他说出真相,她的男人回家了,何玉山只好离她而去。

袍哥大爷周云成与匪首陈飞刀反目成仇。由于周云成帮避暑山庄上的英国人押运烟土,陈飞刀下战书,砸牌匾,弄得周云成坐卧不安,他派新入袍的何玉山在一次押送烟土的行动中杀掉陈飞刀。在这之前,周云成的小老婆孟秋云,在迎宾茶馆内千方百计把何玉山勾引上床。东窗事发后,何玉山险些遭到周云成三刀六眼的刑惩。为报兄仇的少女陈飞霜,在何玉山就要受到极刑的时候将他抢走。在山寨里,陈飞霜对何玉山实行了非常霸道的“消遣”,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夜间,在土匪们忙着对付野人之际,何玉山逃出匪窝。次日,一场暴雨把何玉山阻隔在山村小店。在无钱付账,不能脱身时,何玉山挖空心思猜中了店家要他猜的谜语。谜语的作者是小店的老板娘,为寻找知音和聪明人,才弄出这个谜语。为了生下一个聪明帅气的后代,老板娘何桂花请求何玉山与她同床。何玉山被她的柔情所感动,答应了她的请求。

袍哥码头,横行霸道,路人皆知。为对付三益宫袍哥码头,龙区长提升何玉山当上区队副。何玉山带区丁一举砸了大丰烟馆,搞得袍哥码头人心惶惶。一气之下,周云成叫他的属下夜袭区公所。他们却遭到了何玉山和他的区中





队的沉重打击。为了报复，周云成到县总舵去搬救兵，未遂，却被孟秋云奚落得无地自容。进城送信的何玉山，和周云成在孟秋云的花行茶园不期而遇，一个是她以前的丈夫，一个是她的情人，她不能让他们互相残杀，孟秋云从中调停未果，自然发生了一场枪战。关键时候，陈飞霜的突然出现，帮何玉山逃离险境。



周云成连夜带人追赶抢走烟土的陈飞霜，何玉山带区丁前往玉梁关，表面想从陈飞霜手里夺回烟土，暗中却帮她逃脱袍哥们的追击。在朱彪的怂恿下，何玉山带区丁贸然进了石牛谷，却遭到了土匪的沉重打击。大势已去，何玉山只好催马逃跑，陈飞霜紧紧追赶。在夜间逃跑中，何玉山落入陷阱，被老麻捉住，老婆柳英看上了何玉山，要他给她快乐。为了讨得柳英的欢心，老麻强行要何玉山跟柳英上床。陈飞霜追到老麻住处，向老麻要人，老麻不肯交出何玉山。陈飞霜去而复反，她可不能让自己心爱的人，落到骚妇柳英手里。她在山洞内发现柳英的企图，用手枪逼迫老麻放了何玉山。何玉山再次逃跑，陈飞霜将他抓住。深夜里，陈飞霜把何玉山弄到瀑布后的深洞内成其好事。从而，他俩的感情又深了一层。

回到区公所的何玉山，那夜得知寡妇坡上的年轻寡妇与宠物同宿，遭到族人的活埋，他出马救出寡妇林慧芬。在一阵奔跑中，怪物的一声吼叫促使马失前蹄，摔下马背的林慧芬被称为野人的怪物弄走。

火热的秋天，何玉山奉命带区丁进原始森林，解救两个被怪物弄走的英国小姐。月夜里，他们发现浑身长白毛的怪物，并从它的洞穴内救出了两个英国小姐。经过一番周折，又救出被野人弄走的年轻寡妇林慧芬。大雨中，在跟林慧芬分手时，怪物充满人性的举止令人感动。

回到避暑山庄的何玉山偷偷进入英国人的淫窟，发现了姐姐和另外几个中国女人。经过一番枪战，何玉山救出了包括他姐姐在内的七个年轻女人。

回到区公所，龙区长被免职，何玉山又落到刚当上区队副的周云成手里。县党部要何玉山，英国人要何玉山，袍哥总舵也要何玉山。他们都想把何玉山置于死地。在孟秋云的活动下，她要县袍哥总舵主（总舵主是她的干爹）把何

玉山弄到她的身边,逼他跟她重修旧好。何玉山誓死不从,他说他已经有了心上人,那就是女土匪陈飞霜。孟秋云大发雷霆,企图和使女廖珍珍向何玉山施暴。陈飞霜的及时出现才使何玉山得以脱身。在回山寨之前,何玉山要求陈飞霜跟他一起去接脱离苦海的林慧芬。

避暑山庄里的英国人威尔逊先生,经常与林慧君在泉边的黄桷树下幽会,并偷食禁果。这次却被姐姐林慧芬发现。

何玉山和陈飞霜来到黄桷树下,威尔逊先生正把枪口对准了林家姐妹。何玉山和陈飞霜缴了洋人的枪。老董开枪打死了洋人。何玉山和陈飞霜把林慧芬接回了白石沟山寨。

《枪手》以何玉山寻找仇人为主线,与四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为副线。一次又一次的艳遇,使何玉山的情感得到了升华。扣人心弦的枪战故事,在风光秀丽的龙门山中展开。孟秋云的浪,陈飞霜的野,何桂花的温柔,柳英的淫欲,在书中都有充分的展现。对袍哥与袍哥之间、袍哥与地方政府之间,袍哥码头与英国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作了深刻的描写。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都作了有力的刻划。总之,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又是一部非常吸引人的长篇力作。





- 1·夜间行动····· (001)
- 2·入袍仪式····· (011)
- 3·红色陷阱····· (021)
- 4·如愿以偿····· (033)
- 5·罪恶交易····· (039)
- 6·兄弟反目····· (047)
- 7·临危受命····· (057)
- 8·追击····· (065)
- 9·智斗顽凶····· (073)
- 10·双管齐下····· (081)
- 11·有功之臣····· (090)
- 12·夫妻反目····· (097)
- 13·落入匪巢····· (104)
- 14·姑娘的消遣····· (114)
- 15·逃出虎口····· (123)
- 16·雨中猜谜····· (131)
- 17·少妇的请求····· (139)
- 18·一夜夫妻····· (146)
- 19·区长的抉择····· (152)
- 20·出山····· (158)
- 21·走马上任····· (164)



- 22·夜袭…………… (169)
- 23·寡妇坡…………… (174)
- 24·意外发现…………… (178)
- 25·少妇受辱…………… (186)
- 26·一场混战…………… (191)
- 27·出手相助…………… (199)
- 28·落入陷阱…………… (205)
- 29·逼迫…………… (210)
- 30·潭畔抒情…………… (218)
- 31·旧情难续…………… (226)
- 32·冤家路窄…………… (233)
- 33·情人相救…………… (239)
- 34·夜色更美…………… (244)
- 35·拯救少女…………… (249)
- 36·依依惜别…………… (258)
- 37·避暑山庄…………… (263)
- 38·少女的愤怒…………… (275)
- 39·将功赎罪…………… (283)
- 40·情人见面…………… (288)
- 41·争夺…………… (292)
- 42·必然的归宿…………… (297)

1 夜间行动

疏星闪烁的夜空下，厚重的山峦把尖利的山峰愤怒地指向穹顶。夜色里的山峰宛如魔鬼的獠牙，令人望而生畏。半山腰的树林里影影绰绰横着一条较为宽阔的石子路，两边长着青草的路面如同灰色的缎带，一直延伸到黑乎乎的树林深处。静谧的林间响起了山鸡的鸣叫，时高时低的叫声给山林带来了些许凄凉意味。“笃笃笃”的马蹄声敲击着路面，阴郁沉闷的树林中冲出一匹骏马。急速而来的骏马在香樟树下的丁字路口刹住了奔势，突然昂起的马头发出“哧溜溜”一声怪叫。腾起的前蹄，马儿将前半截身躯悬在半空，汉子的头部差不多快碰到香樟树的枝丫，险些把他掀翻在地。

马背上的汉子牢牢抓住缰绳，紧了紧腰身，让自己稍微离开马背的胯裆重新坐稳。在马的前蹄落地的时候，他索性把整个身躯伏在马背上，双腿用力一夹，吆喝一声，马儿再次发力奔跑起来。奔驰了一阵，汉子勒住缰绳，马儿尚未站稳脚跟，他就在长满杂草和灌木的岩石前下了马。把马牵过去拴在一棵歪脖子树下，他用手轻轻拍了拍马背，转身离开马儿，沿着岩石下的小路朝前疾走。就在这个时候，岩石上的灌木丛中传来几声极为凄楚的猫头鹰的叫声。猫头鹰“咕咕咕”的叫声在林中荡起了回音，给寂静的山林带来了恐怖意味。

汉子止住脚步，借助从枝丫间漏下的微弱天光，辨认了一下模糊不清的路径，认准方向朝左首走去，半人高的石坎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右手抓





住一根从荆芥丛中横伸出来的青藤爬上石坎，没想到，在他搭脚的时候踩翻了石块，碗大的石块顺着青草覆盖的斜坡“乒乒乓乓”地往下滚。石块滚动的声音在夜间特别响亮，他赶紧将身躯隐蔽在树林背后。“汪汪汪”的狗叫声骤然响起，坐落在林荫当中的避暑山庄内传来人的叫喊声。紧接着，庄门突然打开，庄前的灯也亮了，门洞里跳出几个人来，其中有个是拿着手枪的洋人，他们在门前交头接耳，嘀咕了几句，好像发现了目标，径直朝汉子躲藏的地方扑了过来。他们跑动的时候把树枝弄得哗哗作响。

情况紧急，汉子把身子缩在生长着斯毛草的岩石后面。这个时候，避暑山庄前的探照灯也亮了。几束强烈的电光如同利剑劈开了厚重的黑暗，在他藏身的地方晃来晃去。

枪声响起。落叶纷飞。

枪声惊动了整个山林，惊醒了集中的鸟儿，它们强行睁开惺忪的睡眼，拍打着晒倦的翅膀，极不情愿地离开刚才熟睡过的热窝。枪声停止，探照灯也随之熄灭，就连敌人的跑步声也没有了。一直躲藏在岩石后面的汉子在尚未弄清情况之前不敢贸然前行，他继续往后退缩，一双脚小心翼翼地踩在松软的杂草上。尽管他的动作轻盈，还是踩断了一根干透了的树枝。树枝折断发出的脆响，立刻引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他伏在长着酸酸草和刀口药的石包上，两眼注视着被树林框出来的那块小小的开阔地。树林间射出两道耀眼的手电光，在到处搜寻目标。汉子紧握手枪高度注视步步逼来的敌人。晃着手电光的敌人出现在开阔地尽头的林边。就在敌人离他大约4米远的时候，他扣动了枪机。枪声再次打破林中的寂静。他清楚地看到随着一声枪响，那个首当其冲的汉子惨叫一声，仰身倒地。

他的射击就像捅了马蜂窝，立刻引来更为猛烈的枪弹，他头上的树叶纷纷坠落，子弹的呼啸声频频在他耳边响起。他慌不择路，提着手枪不顾一切地往前跑，一口气跑到岩石旁边的桤木树下。等候主人归来的马儿极不耐烦地用铁蹄抓刨地面。他喘着粗气立在马的侧边，把手枪别在腰间的紫色带子里，腾出右手迅速解开桤木树上的缰绳，闪身跃上马背，催马飞

奔。避暑山庄的几个提枪汉子和那个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方才拴过马的桤木树下。然而，留给他们的除了黑森森的林莽，就是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经过一阵疾速的奔跑，坐在马上的汉子胯下一松，眼睛一黑，竟连人带马摔翻在地，下坠之力将他推下横坡。他在较为平缓的坡上滚动了一阵，最后在有些松软的草坪上止住了身躯，隐没在杂草丛中的白刺泡的刺儿毫不客气地光顾他裸露在外的手臂和没有遮挡的面颊，白刺所到之处使他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他忍着疼痛平躺在有些潮湿的草坪上，一边作短暂的休息一边望着夜幕上那些闪忽不定的星星，星星带着嘲讽的意味眨动着恐怖的眼睛。头顶上厚厚的云层慢慢向天边扩散开去。他把头侧向右边，借助比方才亮了许多天光隐约看见像韭菜叶子一样的斯毛草上面横着一根拇指粗的麻绳。他这才明白，原来有人在林中安了绊马索。他叹了口气，忍着筋骨和皮肉的疼痛，伸手在草丛下摸索起来。他心急如焚地摸索了好一阵子才在一块石包底下摸到刚才摔落的手枪。他直起腰身，游目四顾，寻找坐骑。左边的水杉林里闪现出刺目的手电光，敌人已经追过来，他无暇顾及马匹，迅速离开此地才是最好的选择。前面是一堵硕大无朋的白岩，他只好沿着杂草丛生的斜坡往下奔跑。斜坡底下是一片黑森森的树林。一鼓作气跑出树林，他还来不及喘口气，从林边冲出一只猎狗，“汪汪汪”的吼叫着朝他扑来。眨眼之间，他裸露在外的右臂被猎狗死死咬住。他惊恐万分，慌忙挣扎。他无论怎样用力，也甩不开猎狗的撕咬。他被狗扯翻在地，他和狗纠缠在一起，在草坪上翻滚，他一边喘气，一边用尽全身力气与狗搏斗。就在他疲于应付猎狗的时候，林子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黑板儿，住嘴！”

猎狗竖起耳朵，停止了撕咬。女人再次猛喝了一声，猎狗确信是主人在呼唤它以后，它才转身跑向主人，并向主人发出两声亲切的叫唤。女主人却对它不予理会，走向刚从地上爬起来的汉子。





一道电光扎进树林，并且鬼影似的在林中晃动。女人走到惊魂未定的汉子跟前，用冰冷的语气说：“快跟我来！”汉子木桩似的站在原地，女人的话并没有在他身上起作用。女人把头别向越来越亮的手电光，有些生气地说：“你磨蹭个啥，快跟我走！”丢下这话，她转身走了。眼看手电光和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不熟路径的汉子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迈开大步跟了上去。



汉子跟着女人快步走出树林。敌人的手电光和脚步声已被他们甩在后面的树林深处了。他们在较为平坦的林边走着。借助朦胧的夜色，汉子的视野里出现了一片隐隐约约的开阔地，开阔地右首有一块泛着乳白色水光的水塘。四周全是难以捉摸而又蕴藏着许多神秘色彩的林莽，林莽宛如一道厚实的围墙横在那里。走进开阔地，汉子发现水塘侧边有三间木屋。女人领着他朝木屋走去，威猛的猎狗一声不响地跟在他们身后。他边走边回头看猎狗。看这架势，要是他敢从女人身后悄悄溜走，猎狗将会用锋利的牙齿咬住他身上的任何部位。女人走到静静的木屋前伸手推开板门，当先走进去。她站在屋里，用手撑着门板，让门洞尽量敞开一些。跟随而来的汉子立在门外却不肯进屋。女人用生硬的语气说：“你愣起干啥？快进来呀！”看样子，她不容许汉子在她的家门前犹豫不决。她索性走出门，抓住他的手腕，不由分说地把他拉进屋。他一进屋， she 就把门关上，让猎狗留在外面。

走进木屋，房内一团漆黑，他看不见屋里的陈设，也看不见女人的面孔。汉子这样问道：“莫非这是你的家？你把我带到这里来是啥意思？”近在咫尺的女人回答道：“不错，是我的家。”汉子又问：“你的男人呢？”女人说：“他出去打猎还没有回来。”“深更半夜的，还打猎？”“他是个夜不收，他经常这样。”汉子心想，林里安的绊马索多半是她男人做的手脚。这里的情况复杂，也不是久留之地，因而他说：“你男人不在家，我要走了。”女人生硬地说：“你不能走！”她男人不在家，她还是要留下他，他感到女人的言行让人难以捉摸。女人又补了一句：“你走不出树林，就

会被他们抓住的。”

汉子本想立刻离开，又担心守在门外那条猎狗。汉子又问了一句：“你说的他们是谁？”女人不假思索地说：“他们是避暑山庄的人，难道我说得不对？”汉子用冰冷的语气说：“我跟他们的事，不用你来插手。”

女人并没有计较他那不尊重人的话语，平心静气地说：“今夜我碰到这档子事，我不能让你被他们抓走。”“他们想抓我，没那么容易。”尽管女人在黑屋里说了这些话，他还是不大明白她把他带进屋是什么动机。在深更半夜里，在黑灯瞎火的房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待在一起确实有悖常理。他用毋庸置疑的语音说：“我不能待在这里。”“我说不能走，就是不能走。”汉子朝前伸出去脚又收了回来，这倒不是他的回心转意，而是屋外响起了两声狗叫。于是，二人静静地立在房里细听屋外的动静。“汪汪，汪汪汪！”这时狗叫得更厉害了。

女人悄声对立在门后的汉子说：“他们来了！”

屋外杂沓的脚步声代替了狗的叫声。

这个时候，早已提高警惕的汉子从腰间拔出手枪。女人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拔枪动作，上前两步抓住他拿枪的手腕就往里屋拉。他挣扎着说：“你拉我进去干啥？”“我拉你进去上床。”女人轻声地，近似耳语地提示他。女人的言行，使他越发摸不着头脑了：“你说啥？上床？”女人并未回答他的问话，拉着他径直走到床前，满头雾水的汉子不知如何是好。他跟她素不相识，今夜才跟她邂逅相遇，既非情人，又不是夫妻，又有追兵在外，这阵她跟他一起上床简直不可思议。就在他的思想走神的时候，女人不由分说地把他推上木床，她自己也随之和身躺在他身边。疑虑重重的汉子刚要张口询问，女人伸过来的手捂住了他的嘴巴。就在这时，屋外有人说话了：“那小子多半跑进木屋了。走，我们进去搜！今夜，千万别让那小子跑了。”又一个说：“那小子不在屋头咋办？我看，不进去好些，半夜三更来打搅朱老董的好梦，二天朱老董有好果子给你吃。”

躺在床上的汉子把以上那些话听得清清楚楚，心中疑惑起来：这朱老





董是啥来路，连避暑山庄上的人也不敢轻易冒犯他。这个朱老董是土匪，是强盗，还是杀人如麻的魔鬼？他越想越觉得这朱老董是个可怕人物，今夜他竟敢睡在他的床上，并且他还跟他的老婆睡在一起，要是被突然归来的朱老董撞见……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他收回思绪，注意去听外面那些人的动静。就在他生怕惊动外面那些人的时候，他身边的女人却重重地翻了一下身，不堪重负的木床发出“吱呀”一声呻吟。女人在这个时候也大声呻吟起来。汉子小声问道：“你是不是病了？”女人并没有答复他，她的呻吟声越发大了。越来越响的呻吟声在房里弥漫开去，甚至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她的呻吟声。汉子的心快提到嗓眼上了：既然她领他进屋躲藏，那她为什么要大声叫唤呢？她的叫声将会招至他们进屋搜查。心念及此，汉子一下子紧张起来。他索性坐起来，尚未坐稳，又被女人拉来躺下。然而，她的呻吟声并没有停止。为了预防万一，他又悄悄地握紧手枪。令他费解的是，女人的大声呻吟并没有把门外的敌人招惹进来。门外有人说话：“你们听听，朱老董两口子这阵弄得好安逸哟！”

“嗯……哼……噢……”女人的浪叫一声高过一声，其间伴随着木床摇晃的“吱呀”声。

“弟兄们，走走走！”一个粗嗓门的人有些恼怒地说，“人家两口子这阵干得正起劲，有啥鸡巴听头嘛！”又有人说：“弟兄们，夜里碰到人家两口子搞事是要霉人的。我说，老谢，干脆进去叫朱老董给我们扯几根红带带，来冲一个我们身上的霉气。”老谢开腔了：“算球，我看，还是不去招惹他好些——说不定那小子还没跑远，我们到处找找看。”脚步声和说话声渐渐远去，避暑山庄的人已经离开木屋。床上的女人断定他们已经走远，这才跳下木床。汉子正欲跨步朝门口走，女人当先发话了：“你暂时别走，他们很快会回来的。”“难道你要我跟你在这间屋里呆到天亮？”女人说：“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么？我跟你讲，你出了木屋，走不了多远，就会被他们抓住的。”“哼，我不相信。”他觉得女人的话有些故弄玄虚。女人说：“信不信由你，他们马上就会转来的。等他们走了以后，你再走不迟——你

听，外头有人来了！”

门外果然响起了脚步声，并且有人说话。“刚才这两口子弄安逸了，这阵才睡着。”又一个说：“我总觉得那小子在屋里头。”一个说：“就算他在木屋里，恐怕刚才我们转身的时候，他已经跑了。走，我们还是到林子里找找看。”这样，屋外的脚步声再一次消失在黑夜里。床上的女人这才松了口气：“他们终于走了，他们不会来了。”汉子跳下床说：“你搭救了我，我会报答你的！这下，我该走了吧？”“你暂时别走。”女人“啪”一声打燃火石，用闪着微光的艾叶点亮了搁在竹制灯台上的灯盏。油灯在尺多高的灯台上抽着寸多长的火尾，将不大宽敞的木屋照亮。亮光里，有着苗条身段的女人面孔映入他的眼帘。她那原本梳过而又有些蓬松的秀发下面，是一张白里透红的脸；浓淡相宜略微弯曲的眉毛下，有一双总是带着微笑的眼睛。肥润而线条流畅的鼻子，恰如其分地分布在脸膛中央；鼻翼左边有一粒显眼的红痣；唇线分明的两片嘴唇里包含着一口洁白的牙齿，明亮的前额上有一绺发梢，淘气地往左边翘起。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阴丹蓝衣服，包裹着她不肥不瘦的身子，从而使她优美的粉颈裸露在外。洗得有些泛白的老蓝布裤子非常妥帖地套在两条修长的腿上。朴素的穿着，更加显示出她那不加修饰的自然美。早就想离开木屋的汉子差不多被女人的美给迷住了。他泥塑木雕般地站在原地看着女人。灯盏里的火苗快要挨到灯油了，女人取下耳朵后的发夹，把发夹伸进灯盏里拨了一下灯草，又抬起好看的脸，面对正在发呆的汉子说：“你咋个招惹了避暑山庄的人？莫非你跟庄上的洋人结下了梁子？”汉子说：“他们杀害了我的父母，又糟蹋了我的姐姐！”一提起避暑山庄上的洋人，他就怒火中烧：“哼，洋狗，我决不放过他们！我要他们血债血还！”女人看着他那因为愤怒而变得铁青的面孔，说：“他们杀害了你的父母，糟蹋了你的姐姐，他们真的有那么坏？”汉子说：“据我所知，山庄上没有一个是好人，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女人不打算纠正他的看法，用带着微笑的眼睛盯着他说：“我看你这人好面熟。你的家住在哪里？”汉子挺起胸膛，不加隐瞒地说：“云里





村。”女人走上前来投给他一个笑脸说：“我的家也在云里村，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其实，我才回来几天，在这之前，我一直在外面混。”“这么说，你出去有些年头了，难怪我没见过你。”一提往事，汉子就咬着厚厚的嘴唇。女人问：“你叫啥名字？”他说：“我姓何，名叫何玉山。”“噢，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年被人拉了肥猪，后来又被人卖去当兵的小山子？”“不错，我就是小山子。”女人又说：“你今夜摸到避暑山庄上去，就是找他们报仇？”

何玉山点了点头。看得出，他不想在总是带着微笑的女人面前，隐瞒今夜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

“折腾了这一夜，你不觉得饿么——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说这话时，女人用带着微笑的眼睛看了他一下，不待他有所反应，她走向灶台，挽起衣袖，顺势在灶台侧边的手磨架上，拿起淡紫色中间有点点白花的围腰，拴在腰际。她右手握住刷把，用刷把蘸着锅里的水“麻利”地洗刷铁锅。把锅洗刷干净，又抄起灶台后石缸上的水瓢，在石缸里舀了半瓢水倒进锅里，转身走到灶前，面对被烟熏黑了的灶门，灶门上方用梭龙铁钩挂了一只黑乎乎的茶壶。刚坐下去的女人便拿起三尺长的火钳，转身在柴角里夹了一把黄澄澄的枝叶放进灶膛，刨开厚厚的柴灰，将埋在柴灰里的火种暴露在外，把干叶贴在火种上，丢开火钳，拿起吹火筒。吹火筒的一端伸进灶膛，另一端贴在嘴上，鼓起腮帮“呼呼呼”地吹起来。火种引燃枝叶，灶膛里一下了亮了起来，映得女人一脸红光。这样女人的脸就更美丽了。

何玉山一眼不眨地看着女人麻利的动作。女人美丽的面孔使他想起了姐姐何容容。

女人不停地往灶膛里传柴，以便加大火力，尽快把锅里的水烧开，好给他下碗面条。她面对灶膛，让熊熊的火焰映照着自己的脸庞。她不经意地问：“玉山兄弟，你晓不晓得是谁拉了你的肥猪，是谁把你卖出去当兵的？”一直站在门边的何玉山摇晃着头发蓬松的脑袋：“我正在追查。我一

定要找到那些家伙!”“这么说,你还没有弄清谁是你的仇人?”不等他有所反应,她又加了一句:“今夜你单枪匹马摸到避暑山庄来,不是狗带沙锅——胡乱碰么?如果你丢掉性命,就太不值了。”何玉山忙问:“大姐,莫非你晓得内情?请你告诉我!”女人用带着微笑的眼睛瞥了他一眼说:“据我所知,抓你的肥猪,糟蹋你姐姐的可能是同一个人。”

何玉山也明白,他今夜贸然独闯避暑山庄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既然女人这么说,他决定趁这个机会,把谁是凶手的事弄个水落石出。他一个箭步跃到女人身边,一把揪住女人较低的衣领,将她提起来逼问道:“他是谁?快说!”他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仇恨转化为怒火,仿佛要把这个女人活活烧死。女人站在他面前,白里透红的脸上并没有变色,面对何玉山陡然来临的汹汹气势,她表现得非常镇静。女人还是面带微笑地说:“眼下你正在气头上,还是不告诉你好些。”“你这是啥意思?”女人说:“要是我把实情告诉你,我怕你……”

何玉山仍然揪住她不放。他追问:“你怕啥,你快说,我的仇人究竟是谁?”女人还是平静地说:“我担心你在气头上去找仇家,冤枉送命。”其实,她的这番话是对何玉山的关心。“你说啥!”何玉山圆睁双目,愤怒使他举起巴掌。但巴掌定格在他的头顶上迟迟没有落下。他心中明白,无论自己有多大的火气,也不能用巴掌来击打刚才救过他的女人。当然,他揪她的衣领只不过在威胁她而已。

女人挣扎了一下,第一次收回笑脸说:“玉山兄弟,你放开我!”何玉山说:“你说出实情,我就放你!”

一见他非要她说出实情,才肯放她的架势,女人终于换了一副口气说:“好吧,我来告诉你……”

就在此刻,外面响起了重浊的脚步声。“糟糕!”女人的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失声叫道:“他回来了!”何玉山以为女人在撒谎,他吐出一个字:“谁?”女人抖抖索索地说:“兄弟,快走,朱老董回来了!”何玉山睁大了眼睛:“是他?!”

